

对话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学勤讲座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中美竞争转向“实力政治”，我们更有信心

对话
关键人谈关键事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学勤讲座教授、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本报记者 朱珉珺

一年前的4月2日,美国政府抛出“对等关税”,震动全球。两周之后,郑永年对媒体断言,此次关税战“虽然比过去八年更为激烈,但失败的可能性极大,这对中国来说是个有利的局面”。

众所周知,“对等关税”首要针对的是中国,全球范围内予以回应最强烈的也是中国。在郑永年看来,这是一场韧性之战,更是实力之战,而相比过往,中国已经有了充分准备。

一年后,贸易战按下暂停键,方方面面似乎在印证郑永年的判断。而这一年间,从“扭抱缠斗”到数轮谈判,中国展现着自己的定力和韧性,也丰富着对彼此、对世界的认知。同时,一个剧烈变动的世界,亦在考验着中国的作为。

3月中旬,我们在杭州见到郑永年。采访前一天夜里,主张“交往理性”的德国哲人哈贝马斯去世,舆论唏嘘。美以伊战事陷入相持,霍尔木兹海峡搅动全球市场。在整个3月,特朗普政府多次释放访华信号,尽管行程暂时推迟,仍可见其迫切的意愿。

“这个世界很现实。”在与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工作室的对话中,郑永年多次表示,经过一年洗礼的中美关系,已呈现为一种“实力政治”。这种逻辑下,大国与大国的相处、大国与世界的相处、大国与自身的相处,都需要有新的认知方式、新的行事风格。

至于那个老问题,中美之间,会发生修昔底德陷阱吗?郑永年斩钉截铁连说“不会”。

只有建立在斗争基础之上的合作,才最靠谱

郑永年:一年前特朗普政府刚抛出“对等关税”时,你就说,中美两国要“越斗越谈”。一年过去了,事情发展符合你的预期吗?

郑永年:从“对等关税”开始到现在,中美关系还是有一个本质性的、非常大的变化。特朗普提出“对等关税”后,我们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反制的国家。他们曾说,你要不在餐桌上,要在不在餐桌上。经过这么多轮的斗争,我们做对了,我们不仅仅在餐桌上,还获得了其他国家的支持。如果不斗争的话,我们恐怕跟其他国家一样,都在菜单上。

特朗普以前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一方面打压中国,卡脖子、出口管制,另一方面又想跟中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他觉得这两个可以同时进行。那我们告诉他,不行。同时,我们找到一个“对等”的原则。我们的“稀土新规”就做得很好,是在告诉美国,你的芯片确实好,但别忘了,芯片生产过程中我们的稀土有重要作用。也正因为这样,现在在中美的竞争中产品转

向“关键矿产”了。我们“稀土新规”的目标是“止戈为武”,不是说我使用,其实是为了阻止你使用不当的手段来针对我。

郑永年:全球舆论似乎都已经默认,中美是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特朗普直接说,现在世界是G2的格局。你怎么看?

郑永年:这个概念最早是奥巴马时代提出来的。当时提G2,我们拒绝接受。为什么?因为尽管美国承认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同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表面上看没问题,细看就有问题了,也就是美国要中国根据美国所希望的方式,即所谓“规则至上”的方式来提供美国所规定的国际公共品。当时我们就不干了。

现在的情况显然不一样了。G2这个概念说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在猜,特朗普到底什么意思?我想,不用纠结,客观上这个世界已经是G2了——无论从技术发展水平、经济规模、军事、消费,方方面面,中美两国都远超其他国家。我们也不需要避讳。特朗普提出G2,更多是承认了一个既成事实:世界上只有中美坐在最主要的谈判桌上。

郑永年:G2框架下的中美关系,跟非G2框架下的中美关系,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郑永年:所谓G2,有的人把它翻译成“两个集团”,那是错了。我们不是集团。现在的G2就是个事实,但这一事实可以有不同呈现方式。过去的美苏模式,是對抗模式,就是一个世界、两个体系。还有一种模式,是合作。合作模式,并不是没有斗争。经过去年以来这么多轮谈判,到今年还会有多次元首外交,可见我们的斗争是为了合作。可以说,只有建立在斗争基础之上的合作,才最靠谱。

郑永年:现在年轻一代看美国就不一样,可以平视了。

郑永年:从2018年上一轮贸易战开始,美方就反复威胁要与中国“脱钩断链”。去年你曾说,适当的“脱钩”对中国未必是坏事,而在特朗普2.0时期,中美关系有从“脱钩”转向“融合”的可能。现在还是这个观点吗?

郑永年:脱钩断链讲了九年了吧,拜登时期还变本加厉搞“小院高墙”,脱钩了没有?没有。很简单,中美两国的经济高度互补。你看美国的优势就是基础科研、金融服务业、软件、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大量的农产品生产。中国呢,刚好互补,我们的应用技术转化,我们的制造业、实体经济,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软件使用以及对农产品的大量需求。你看去年这样的情况,中美还有几千亿美元的直接贸易额,对吧?脱不了钩。

郑永年:跟特朗普的“交易思维”是否也有关系?

郑永年:我们看看过去十年。特朗普第一次上来,缺乏经验,大权旁落,他的国务卿蓬佩奥炒作“共产中国”,似乎又回到冷战。拜登一上来,“民主”“专制”,意识形态政治这些东西都出来了,这是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利益问题。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就不一样,他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他对拜登时代在中国周边构建了那么多团伙式的围堵,也不感兴趣。拜登是依托盟友,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贸三条战线跟中国斗,而现在中美主要就是“经贸”一条战线。即使在这个“经贸”里面,特朗普,包括他的80后执政团队,万斯、鲁比奥,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跟过去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

郑永年:彼此的认知都有变化吗?

郑永年:我们以前老一代看美国,是比较

仰视的,因为美国发达。现在年轻一代就不一样,可以平视了。而美国看我们也在变化。像拜登那一代人,在中国还很穷的时候他们还同情我们,甚至还想帮助我们发展,但他是俯视的、是看不起中国的。但现在这批80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老布什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几乎每三年有两年在打仗,而中国却在专心搞建设。他们这些人,尽管有的对中国不是很友好,但他知道中国很厉害,心底是尊重的,这会影响到外交政策。

郑永年:今年以来美国先后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手,有人担心,这里可能包含着一种新的对付中国的方式。你怎么看?

郑永年:特朗普的国家战略,我认为有两条:一条是巩固西半球,一条是“离岸平衡”。特朗普不喜欢以前的盟友体系,盟友太多了,都是吃美国的饭,美国承担不起。相比之下,“离岸平衡”就只要找几个支点,不需要那么多盟友。以色列就是它在中东的支点。

打伊朗,更多是为了解决美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直接针对中国。当然可能这次美国出现了战略误判。这是题外话。但你讲的这种担心也有道理,他会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所以我在想,特朗普是否在进行一场“无意识的地缘政治革命”?他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但客观上,针对的是跟我们经贸关系比较紧密的国家,如果成功了,等于在更大范围对中国形成包围圈。当然,这对美国来说是一种理想状态,要实现并不容易。

郑永年: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也是值得担心的问题。任何一个经济体发展到这个阶段,它的企业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就要有解决方案。

郑永年: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也是值得担心的问题。任何一个经济体发展到这个阶段,它的企业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就要有解决方案。

郑永年: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也是值得担心的问题。任何一个经济体发展到这个阶段,它的企业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就要有解决方案。

郑永年: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也是值得担心的问题。任何一个经济体发展到这个阶段,它的企业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就要有解决方案。

什么叫软实力?硬实力的软用才叫软实力

郑永年:讲到实力政治,3月14日晚,哈贝马斯去世了,很多人在网上回忆他关于交往、沟通、对话的主张,对照今天的世界,不禁唏嘘。今年慕安会一个关键词是“破坏性政治”,看上去去抹主义越发明显,世界越来越混乱。这也是实力政治的体现吗?

郑永年:首先说哈贝马斯。我想,哈贝马斯和去年离世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作者),他们是同一类型的思想家,是一个时代的反映。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人也过去了。恐怕可以说,他们是旧世界的人物了。

郑永年:首先说哈贝马斯。我想,哈贝马斯和去年离世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作者),他们是同一类型的思想家,是一个时代的反映。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人也过去了。恐怕可以说,他们是旧世界的人物了。

郑永年:首先说哈贝马斯。我想,哈贝马斯和去年离世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作者),他们是同一类型的思想家,是一个时代的反映。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人也过去了。恐怕可以说,他们是旧世界的人物了。

郑永年:首先说哈贝马斯。我想,哈贝马斯和去年离世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作者),他们是同一类型的思想家,是一个时代的反映。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人也过去了。恐怕可以说,他们是旧世界的人物了。

郑永年:首先说哈贝马斯。我想,哈贝马斯和去年离世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作者),他们是同一类型的思想家,是一个时代的反映。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人也过去了。恐怕可以说,他们是旧世界的人物了。

郑永年:首先说哈贝马斯。我想,哈贝马斯和去年离世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作者),他们是同一类型的思想家,是一个时代的反映。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人也过去了。恐怕可以说,他们是旧世界的人物了。

软实力?美国的航母就是这样的硬实力。你看,我们现在有硬实力,但如果你不用硬实力的话,相当于没有,你要用,否则如何来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拿出新招实招

陈吉宁结合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等工作推进落实及大气污染防治情况等,同与会同志作了深入分析。陈吉宁指出,当前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好第二季度工作要与问题查摆整改紧密结合起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不断拿出新招实招。强化对照检查,切实改进工作,奋力创造新的业绩。要鼓足干劲,始终保持战略敏锐,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在把握发展规律中解决具体问题。要加强调研,深入一线实地了解清楚具体行业、具体企业的实际需求,做到心中有数、心里有底。善于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把共性问题的解决为体制机制改革、政策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在实践中检验政策制度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把政策措施落实得更精准、更符合实际。

陈吉宁指出,要强化协同,进一步

强化“五个中心”建设司法保障

陈吉宁指出,上海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科技创新高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在推进“五个中心”建设过程中会率先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要在运用新技术过程中提高认识,回答好司法实践中的新课题,形成

体展联动效应,持续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加强重点企业走访服务,要着力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深化“五个中心”建设,全力推动浦东引领区、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各项建设任务落地落实,深入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着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高效转化应用,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抓好稳就业工作,高质量做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工作,全力攻坚城中村改造和旧住房成套改造,深入推进美丽上海建设,强化污染防治平台期攻坚。要着力筑牢城市安全保障网,全力打好重点领域整治攻坚战,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准备工作,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陈吉宁指出,上海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科技创新高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在推进“五个中心”建设过程中会率先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要在运用新技术过程中提高认识,回答好司法实践中的新课题,形成

陈吉宁指出,上海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科技创新高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在推进“五个中心”建设过程中会率先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要在运用新技术过程中提高认识,回答好司法实践中的新课题,形成

气,带动整个队伍数字化智能化能力的跃升。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引导广大干警更加奋发有为、勇于争创一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上海作出新贡献。

陈吉宁指出,上海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科技创新高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在推进“五个中心”建设过程中会率先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要在运用新技术过程中提高认识,回答好司法实践中的新课题,形成

“沪派江南”可以边喝咖啡边看稻田

陈琳说,通过土地整治、建筑活化,生态慢行道建设,将零散耕地集中连片,改造老旧民居和粮仓,引入乡村书店、非遗工坊等轻业态,把山、村、田、水有机串联起来,让

陈琳说,通过土地整治、建筑活化,生态慢行道建设,将零散耕地集中连片,改造老旧民居和粮仓,引入乡村书店、非遗工坊等轻业态,把山、村、田、水有机串联起来,让

陈琳说,通过土地整治、建筑活化,生态慢行道建设,将零散耕地集中连片,改造老旧民居和粮仓,引入乡村书店、非遗工坊等轻业态,把山、村、田、水有机串联起来,让

陈琳说,通过土地整治、建筑活化,生态慢行道建设,将零散耕地集中连片,改造老旧民居和粮仓,引入乡村书店、非遗工坊等轻业态,把山、村、田、水有机串联起来,让

陈琳说,通过土地整治、建筑活化,生态慢行道建设,将零散耕地集中连片,改造老旧民居和粮仓,引入乡村书店、非遗工坊等轻业态,把山、村、田、水有机串联起来,让

陈琳说,通过土地整治、建筑活化,生态慢行道建设,将零散耕地集中连片,改造老旧民居和粮仓,引入乡村书店、非遗工坊等轻业态,把山、村、田、水有机串联起来,让

陈琳说,通过土地整治、建筑活化,生态慢行道建设,将零散耕地集中连片,改造老旧民居和粮仓,引入乡村书店、非遗工坊等轻业态,把山、村、田、水有机串联起来,让

陈琳说,通过土地整治、建筑活化,生态慢行道建设,将零散耕地集中连片,改造老旧民居和粮仓,引入乡村书店、非遗工坊等轻业态,把山、村、田、水有机串联起来,让

陈琳说,通过土地整治、建筑活化,生态慢行道建设,将零散耕地集中连片,改造老旧民居和粮仓,引入乡村书店、非遗工坊等轻业态,把山、村、田、水有机串联起来,让

奔着景点而来的人,愿意多拐一个弯,走进这片田野。

文商旅体展融合化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崇明自然保护区,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与鸟的关系颇为微妙:村民担心鸟吃庄稼,保护区怕鸟儿出界受伤,扛着长枪短炮的观鸟者们则期待一饱眼福。

富圩村新建的湿地化稻田专为鸟类而设——一边“让”出部分农田供鸟儿觅食,一边种上树廊供它们休憩。鸟儿多了,观鸟爱好者自然前来体验消费,生态保护成果便转化为惠及村民的经济收益。“观鸟产业在国际上已发展成熟,是我们重点打造的乡村升级场景。”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乡村规划建设研究院院长栾峰表示,富圩探索的意义不在于单纯保护,而在于让生态本身成为产业。

社会资本也在积极参与,当地农业龙头企业万禾农业深度介入,将湿地稻田统一流转至企业规模化经营,收割时节留存部分谷物作为鸟类食源。万禾在南边拥有现代化种羊场,北边有千亩稻田,结合富圩单元打造,将串联成一条完整的体验线路。

“有一天,你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稻田水牛,牛背上还有一只鹭鸟。”栾峰说。这个场景,便是独具沪派乡村风格的资源产品。

今年,上海将启动新一轮乡村风貌普查,结合古志、古画、古诗等史料,挖掘更多本土农业生产实践,并加以保护与活化利用。

互联网时代,一个漂亮的观景位甚至能带火一个村。

天马山是上海陆地最高峰,山脚下层层农田环绕,与古画《横云山庄图》描绘的山水格局至今仍有七八分相似。每年四月,农民给稻田灌水“泡田”,整片田面化作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出天马山的轮廓。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天马山单元三师负责人刘晓娟偶然发现这一景致后,与团队反复踏勘,找到了观赏倒影和环看五山的最佳点位。团队计划在田间修建一条小径,利用既有田埂和农沟,以素土与砂石铺设,既方便行走,又不影响耕作。

互联网时代,一个漂亮的观景位甚至能带火一个村。天马山单元不差人流,需要的是更多让人停下来、坐下来的空间,来感受当地文化和自然。”刘晓娟说。天马山单元周边3公里范围内旅游资源密集分布。通过土地整治、建筑活化,生态慢行道建设,将零散耕地集中连片,改造老旧民居和粮仓,引入乡村书店、非遗工坊等轻业态,把山、村、田、水有机串联起来,让

陈琳说,通过土地整治、建筑活化,生态慢行道建设,将零散耕地集中连片,改造老旧民居和粮仓,引入乡村书店、非遗工坊等轻业态,把山、村、田、水有机串联起来,让

陈琳说,通过土地整治、建筑活化,生态慢行道建设,将零散耕地集中连片,改造老旧民居和粮仓,引入乡村书店、非遗工坊等轻业态,把山、村、田、水有机串联起来,让

陈琳说,通过土地整治、建筑活化,生态慢行道建设,将零散耕地集中连片,改造老旧民居和粮仓,引入乡村书店、非遗工坊等轻业态,把山、村、田、水有机串联起来,让

陈琳说,通过土地整治、建筑活化,生态慢行道建设,将零散耕地集中连片,改造老旧民居和粮仓,引入乡村书店、非遗工坊等轻业态,把山、村、田、水有机串联起来,让

陈琳说,通过土地整治、建筑活化,生态慢行道建设,将零散耕地集中连片,改造老旧民居和粮仓,引入乡村书店、非遗工坊等轻业态,把山、村、田、水有机串联起来,让